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
### 第十回 楊么為村人府堂刺配 邵元酒結識江上殺人

話說邵元一時殺了多人，又被眾人圍住，殺不出來。忽有人救助，看明卻是常況，遂一同殺奔出來。引到城牆，一齊跳下。到了僻處，邵元道：「我一時報了仇恨，卻被人攔路，虧得兄弟助力救出。怎曉得我在此？」常況道：「前日相別時，我與丁家弟兄說：『哥哥此去，必定入城報仇，我去做個接應。』他兩人要同來，我回了他，只自提了樸刀趕來。果見哥哥上了漢陽大路，遂遠遠跟來。見入了酒店，我去尋個熟識，慢慢走到黃家黑處，藏伏了多時。忽聽見裡面鬧動，知是動手，便趕入來。卻見哥哥被人圍住，遂虛張天雄山全伙，將人嚇走。不知哥哥幾時閃進廳，便殺了黃金、都趣、王志，只可惜造化了月仙，不曾殺得。」邵元道：「這淫婦母子俱被我殺了。」遂將入去的事說出。常況聽了大喜，道：「做得了當，殺得快活！只是不久天明，有人追趕，哥哥快投生路。」邵元道：「我今且到了丁家，再往別處。」常況道：「他那裡如何隱藏的住？只上天雄山去，便再沒人敢來。」邵元想了一想，道：「你的算計果是不差，如今沒處存身，只得上去吧。」說未完，前面已有人走來，二人各自分散。這黃家僕從，直等賊出門去遠，方敢出來，各執火把刀棍，分頭追趕，直鬧到天明。已先有人去報知官員，便閉城三日挨緝，並無消息。那黃家將這公子、月仙以及眾人殯殮，即飛報入東京。黃潛善聞知，不勝痛苦惱恨。即行文著地方官身上，要將邵元解京處死。不日到府，一時行了海捕文書，逢府、州、縣到處嚴緝。

這邵元別了常況，遂一心要投奔天雄山。忽想道：「我一向思慕楊么，何不先去結拜了他，然後上山未遲。」遂往岳陽而來。一日到了城中，已是天晚，趕不出城，便尋店投宿，吃了酒飯。

正坐在房中，卻聽見街上鑼鼓喧天，人聲嘈雜。遂走出問店家道：「街上為甚這般熱鬧？」店家道：「今夜是我處賀太尉喪事出城，將要發引，故此熱鬧。」邵元聽見說是出城，便又問道：「可知他這喪事，出在那裡去的？」店家道：「聞得新擇墳山，在柳壤村中。」邵元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因對店家說道：「我正要往柳壤村投奔親戚，趕不出城，住在你家。我今算還了你的店錢，便同他喪事出城。」遂向腰間取出銀子，算還停當。當到初更時分，賀家喪事紛紛出城。邵元雜在人內同到門邊。果是有勢力的人家作事不同，有許多官員相送出城，守門軍卒俱照管接應。邵元跟出城來，一路燈火，如同白晝。忽想道：「這太尉可不是賀省？卻是天雄山對頭。我父親雖是陣亡盡忠，卻因他誤國敗事。我如今何不趁此結果了他，上天雄山去，豈不更有光彩。」遂留心看去。只見轎馬甚多，夾雜護從，不知坐在那乘轎內，一時不敢動手。回想道：「他少不得到了墳上也要出轎，等他出轎時計較。」遂一路跟走。

將到五更時分，方到得柳壤村。早聽見前面喪事人役齊聲發喊，叫打叫捉。邵元忙趕上一看，只見一邊仗勢力，一邊侍人眾，吵吵嚷嚷不了。

你道為甚緣故？原來楊么這些時在家，侍奉父母，謙恭待人，力行濟困扶危，鋤強御暴。村中人盡皆敬他，若有甚事情，俱來與他商量。一日楊么坐在家中，忽有幾個裡老來尋他說話。楊么迎接了人來，坐定問道：「今日列位尊長何事光臨寒門？」眾人答道：「大郎近日坐在家中，不知將來村中便有絕大禍害事到來，是以我們來見大郎，要大郎作個計較。」楊么聽了，吃了一驚道：「我們村中俱是本分人家，不知這禍害何來？若使楊么做得事，不妨細說，我去做便了。」眾人方說道：「我這柳壤村的風水，是左洞庭右彭蠡，接著大雲山來脈，故此物阜民豐，實是地靈使然。不意近日城中有個賀省，謀做太尉，年少官尊；今奉旨葬親，要尋佳地，因聽信了一個陰陽人，到我村來，看中了戒小山一塊山場。遂著人來叫去，立逼寫了一張文契，便來定穴。官宦家做事十分容易，不幾日便堆築蓋造了一所絕大墳丘，前昂後耀，直衝向村中。前日有個高人見了，說道：『這墳若葬了下去，便破了村中風水。不久人口不寧，盜賊必起。』眾人聽了，雖不盡信，只這幾日村中有數十家男女，皆一時臥病，害得七顛八倒。若果被他葬下，就要依這人的言語了。故此人人驚慌，盡皆計較。只是這些愚鈍人，那里計較出甚好算計來。不知大郎可有甚麼保全的妙策？」楊么聽了，暗暗點頭了一番，說道：「這便是賀省來作損人利己的事。可知他幾時來安葬？」眾人道：「若是幾日，還可從容計較；他只想入土，便可廕庇子孫榮貴，連夜造完。明日五更，便出殯事來下葬了。」楊么道：「既是恁般，便不宜遲。今夜你們去傳集村眾，等他殯來，同我去見太尉。他是做官的，明些道理，便要作惡，也不好在本地為私事害民。你們幫著我與他講，如若恃勢不肯甘休，可知還有上司處與他對理，也沒個順情違眾。恁般小事，我楊么一力擔當，列位且自請回。」眾人聽了大喜，遂自別過，去傳集村眾。

大家等候到五更時分，聽見三聲炮響，鑼鼓樂器齊動。楊么遂領著合村人，到新墳上等候。不一時喪事到來，楊么忙上前，對眾說道：「我這柳壤村，只可作陽地興旺人口，豈可作陰地妨礙村坊？你們可去對太尉說，若要子孫昌盛，只在心田，不在風水上做工夫。只因初築，便妨礙村中人口，盡皆惶恐。又不敢向太尉處告白。故此我楊么為首來勸太尉，別尋地土。若必恃官勢欺壓，聽信陰陽人誘哄，要在這地葬埋，我楊么決不肯讓人占去。」

這些喪事人，忽見村人攔阻，又見這人大言不慚，內中俱有送喪紳士以及衙役護兵與這些豪僕狐假虎威的人，聽了俱各大怒喝罵道：「你這村牛蠻狗！不畏王法，也知太尉勢燄，怎敢自來尋死！」賀太尉坐在轎中，十分惱怒，遂喝人將為首的楊么縛來。眾人先前還是喝罵，今聽了吩咐，便叫打叫縛，直逼近楊么身來。楊么正分說間，不期一人奪過護兵手中一條哨棍，在賀家喪事中打得一片聲響。大叫道：「誰敢打罵楊么，我邵元來救也！」楊么忽見有人動手，又聽見說出邵元姓名，不覺又驚又喜。見賀家人去攢打，心中大怒，也搶取一桿棍棒打上前來，叫道：「不識面的豪傑來助，我楊么來也！」一時間兩人兩棍，一上一下，左左右右，如疾風驟雨般，直打得喪事人役俱抵敵不住。擋著的頭傷，遭的腿腫，俱發聲喊，棄下靈柩，撇下儀仗，逃的逃，躲的躲。賀太尉的大轎並眾婦女及送殯諸人，見不是勢頭，俱望原路抬回。柳壤村人一時得勢，只追趕打個盡情方回。

楊么與邵元見喪事人去遠，各收了棍棒，一同來家。先各訴述想慕之情，楊么方謝說一番，將村中緣故說出道：「若不虧助力，賀家恃強，一時怎肯退走？只不知豪傑何故夜來？」邵元遂細述受屈報仇，今上天雄山去安身，因要來拜識哥哥，隨眾走來，不期哥哥正與他分辯不出好來，只得相助臂力。說罷，遂伏地便拜，楊么連忙回禮。二人不勝歡喜，遂備出酒饌，兩人對飲。真是相逢知己話偏長，十分暢飲，直飲到巳牌時候，俱各半酣。

忽走進兩個保正並三、四個牌頭來，楊么見了，連忙起身相見。只見內中一個牌頭滿臉笑容，對楊么說道：「我倆跟隨本府相公，賢明無事，從不敢下鄉。只因今早賀太尉具了一紙狀詞，關係村眾。我相公謹慎，難信一面之詞。知你鄉民怎敢與太尉作對，內中必有委曲，故生事端。因恐你們不能上達，今遣我等下來，悄悄叫你們去，投遞一紙地方公呈，當堂訴明，便好回復太尉，好與你們解釋。方才到村，人人推諉，說是大郎與一位不知姓名的為首。故此特來借重入府訴明，便完了這件公案。」楊么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我們實有委曲，正要去求上司公論，尚未舉行。他既有詞在府，相公又如此賢明，肯念地方民情，我楊么只此便去訴來。」遂著裡保寫訴詞。因對邵元說道：「這是我地方事，有我一人，你也不必開列。」邵元道：「昨夜是我動手起的。他今告我，怎麼臨事推諉，只叫哥哥去？好歹辯明回來。」便叫裡保寫上名字。眾牌頭見他肯去，各暗暗歡喜。不一時寫完，邵元解下佩刀，楊么收入，遂一齊出門，同了裡保以及眾鄉長，俱入城來。

原來這賀太尉被楊么、邵元領著村人不容安葬，恃強打散，氣惱來家，即入府去說明。知府聽見內中有個邵元，因說道：「這殺人賊，卻逃躲在此！」賀太尉忙問緣故，知府遂將殺死黃金眾人，東京太師星夜來文，著合府、州、縣到處密拿進京說了。「太尉請回，本府自著人去拿獲。」賀太尉別過，即喚集觀察使臣、都頭、捕役，吩咐點兵去捉。眾人領命，到了緝事房中商議。內中有人曉得楊么勇力，不是輕易擒獲的，邵元又是殺人重犯，遂商議出這軟誘硬捉的計策。不期楊么一心為眾，又聽見官府廉明，竟

不疑慮；邵元忘了自己利害，不肯要楊么獨去，遂同眾到了府前。

先有牌頭人去稟告，知府即坐出堂來，兩廊已有準備，遂著一、二人入去。知府故意先叫裡保等上去，說了幾句為地方的言語，打發了下來，遂喚楊么、邵元上去。楊么果見相公為民，暗暗歡喜，遂將賀太尉佔地敗壞風水以致疾病緣故說了。知府聽了，笑了一笑，用手在臉上一抹，勃然變臉。忽兩廊下趕出三百餘名弓兵、都頭、捕役、觀察使臣，出其不意，一擁上前，將楊么、邵元一齊按翻在地，繩纏索綁，動不得分毫。

知府便拍案大怒，喝罵楊么道：「豈不知賀太尉是朝廷大臣，本地顯宦？今奉旨歸葬，擇地安葬，此乃名正言順之事。你怎敢恃凶逞強，糾合村愚，不容入土？不知律法所在，阻截喪殯者斬，毆辱官長者亦應處斬。太尉即要本府申明上司，請兵剿盡村頑。本府因念罪在起釁之人，又恐你恃頑不服拘獲，故誘來入罪。」因又喝罵邵元道：「你這殺人賊，黑夜殺死黃金、月仙多人，到處緝獲。今又奉太師來文，立逼漢陽府縣要人解京。誰知在此露跡，今又逞凶，罪不容於死矣！」遂喝衙役將二人分了左右，各重責五十。楊么一時不能施展，只得受責。知府見各打完，遂令下獄。又叫裡保等上來，喝罵道：「本府姑念爾等村愚，聽其蠱惑，不知王法。今只將楊么定罪，邵元不日解京，聽太師裁決。賀太尉另擇吉日安葬，不許再生事端，阻止安埋。如敢故違，罪必處死！」從人聽了，磕頭道：「相公鈞諭，小民敢不聽從。」

知府退入堂去，眾人出了府來。大家聚在一處商議道：「昨日楊么好好坐在家中，是我們去與他商量惹禍，害他吃苦。若不去打點上下，必致受累。這件事原是地方公事，如今各派出銀兩與他使用，保個平安，才是道理。」遂大家議定，乘夜來見禁役，又去囑托掌案孔目以及大小人役：「一應使費，俱是我村中人身上，天明回去送來。」遂不使二人受苦。

眾人等到天明，回來報知，合村人無不願出。楊得星夫婦不勝痛苦，即同眾人城料理，到獄中看視。衙役得錢，各個歡喜。雖是賀太尉著人來吩咐將楊么難為，卻是勢壓，沒個想頭，只好當面應承，暗暗互相保護。故此二人在獄並不吃苦。

過不一日，知府便要將邵元起解。當案孔目恐楊么在獄，終究被賀太尉暗算，趁他在鄉安葬，將一應事俱做在邵元身上。只問他一個不合附從罪名，定了刺配軍罪，遞解大同邊境為軍。邵元解東京，候黃潛善自行定奪。俱各備就文書，即日當堂將楊么刺配，斷了二十脊杖。各釘了一面七斤半鐵葉護頸短枷，點了四名長差，押解二人起身。知府遂喚解差近前，暗暗吩咐道：「這兩個罪犯不可在一處同行，恐生事端。楊么從陸路，邵元由水路，兩處分開，小心在意。」

解差領命，即將二人帶出府來。早有楊得星夫婦以及本村人接著，買求解差告寬片刻。解差得錢，遂帶二人到酒店中。一面村人同解差吃酒，楊得星夫婦攜著楊么，不勝垂淚。楊么亦自哭泣，同哭了半晌。楊么忙止淚勸說道：「孩兒只為眾人排解，不期官府聽信賀廝，暫時受屈，須有日回來侍奉爹媽。望乞寬心，休得過傷。今可恨者，孩兒孝行有虧，致傷遺體，不得做一完人。」楊得星聽了，因說道：「我一向不曾與你說明。今日事到其間，若使你迷失源頭，便是我的不是了，只得與你說知。你雖不是我二人親生，也須念我二人撫養一場。倘天有幸，勢必早回，使我二人得見一面，雖死亦是瞑目。」

楊么聽了大驚，道：「孩兒怎不是爹媽所生？有爹媽在那裡？」楊得星方說：「昔年金兵入內，路中抱你來家，只不知你父母姓名。你今此去，即是我當年抱汝之方。你只在寄遠鄉鄰近，留心訪問便了。」楊么聽了這些緣故，似喜非喜，不勝流淚，說道：「孩兒此去，便訪著了生身爹媽，也忘不了扶養的恩德，誓必回來，只求爹媽在家未冷添衣，未饑進食，使楊么在外心安。」三人說到傷心，各相抱哭了半晌。楊得星遞與包裹道：「內中自有路費以及衣服鞋襪，你可小心收管。」不一時，眾人各出贈路費，與楊么話別。楊么不勝感謝道：「楊么異日得志，決不敢忘村中故舊。」說罷先拜別了爹媽，又與眾人作別。然後與邵元說話，遂將路費分一半與邵元。邵元推辭道：「我邵元犯罪應該，死亦無怨。只恨一時魯莽，帶累哥哥，又不能代替，死不瞑目。怎敢還受銀兩？」楊么道：「兄弟怎說這話？須知結識苦樂均分。我此去不過充走邊境戍卒，無人敢與我為難，尚可保全。你今此去……」連忙住口，丟了一個眼色。邵元點頭會意，遂自拜謝。

不一時，兩處解差催促，二人只得分手。邵元自從水路而去。楊么與父母並眾人分別，投陸路而行。楊得星夫婦與眾人見楊么去遠，才各回家。這賀太尉安葬回來，見知府不處死楊么，心中甚不快活。過不多時，竟將這知府削職逐回。

且說這邵元被兩個押差帶領上船，因他是殺人重犯，若將他解到東京黃潛善處報到，不獨本官得他薦拔，連押差也有一場富貴。遂將邵元當做奇貨，不敢十分將他難為。又不敢輕易怠忽，只時刻提防，小心看守，將他去了項上枷鎖，禁閉在船頭內，不容他窺探外面。只到水火時才放他出來，又左右縮定鐵索，看他水火完，依舊鎖閉。遂一路從長江中早行夜宿，相安無事。

這邵元在船頭內細細打算，見他這般看守嚴緊，只沒處動手，一時想不出計較。一連行了半月，才想出個注意。到了一日夜間，遂在船頭中只叫疼叫苦，喚了一夜，吵鬧得兩個押差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了天明，揭開船板喝罵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賊囚！若是別人押解，不知恁地將你吃苦，怎全不知些好歹？夜晚間哼哼叫叫，吵得我二人一夜不得安眠。我今日只打下你半載來，才曉得有些厲害，不敢哼叫！」說罷拿過一根檀木短棍，在邵元腳骨上連打幾下。

邵元告求道：「兩位牌頭，須知我是釜魚砧肉，好歹一任安排，若留得我好好去見太師，兩位也有些光彩。我夜來叫喚，實是疼痛難忍。若只這般疼痛，不知將來可能得到東京！」說罷只縮做一團，愁眉閉眼，叫疼不止。兩人聽了，各沉吟半，齊喝問道：「你有什麼疼痛，可實說來，有個醫治麼？」邵元見問，便忍著疼說道：「只因我小時便喜吃酒肉，肚腹中遂生了一個硬塊，再醫不好。有人說是酒癖，需要酒肉醫它。果不然是個酒癖，若幾日沒得酒肉下肚，疼發了便是個死。故此往日只是酒肉養命。我這些時在獄中，虧得楊么買酒買肉同吃，故此沒事。如今上了船來，一連數日並沒酒肉下去，這酒癖昨夜一時發作，只在腹中上下亂絞，氣都接轉下來，滿眼中只是昏花亂舞。早晚總是一死，倘得苟活一時也是好的。此去到了東京，必要一刀一副，償人性命，身邊銀兩也只轉了別人。不如此救眼前，癡心要求兩位牌頭，著人與我買些酒肉來，醫這酒癖，免得夜間吵鬧不安，不致身子狼狽，日後起早時也不消兩位費心。只不知兩位牌頭，可肯慈悲方便麼？」原來酒肉兩件，最是動人慈悲、肯行方便的兩種妙藥。二人聽見他說得句句有情有理，又可憐動人，又聽見他身邊有銀子，買了酒肉來，他一個也不敢獨吃，大家有得肥嘴。便回過臉來，笑說道：「你既是要酒肉吃，何不早說？卻受這些疼痛，可不難為了人。你只拿出銀來，到了口岸處，我自叫人去買來，替你醫治酒癖。」邵元遂探入腰間，摸出一塊雪白的銀子，約莫二兩重，遞與二人道：「買完吃個儘量，吃完再買。」二人接了道：「你且耐煩些，少不得就有道口。」說罷，依舊蓋了船板。

行了半晌，到了口岸，便叫住船。二人上去，落了一半銀子，將一半買了酒肉下船。安排好了，剝切了幾大碗，又暗暗商議了幾句，便來開鎖揭板，說道：「酒肉好了，且放鬆你透出頭來，靠著艙前吃吧。」邵元只得應聲，將一副苦愁臉，探出頭來。見擺著一鉢熱酒、幾碗肥肉，便說道：「我一人怎敢獨吃？」二人道：「我們已有兩碗在此，你自吃你的吧。」邵元遂舀酒吃肉，一似渴龍得水般只低頭啜飲，只叫吃得滿腹中爽快活。二人在艙內也吃了半晌，因笑問道：「你這會可疼了？」邵元道：「有了這兩件靈丹下去，隨他天大事也消了，怎麼會疼？」自此邵元日日取出銀子央買酒肉，與二人同吃。二人便不似前番惡擦般相待。邵元暗暗歡喜。

一日吃得熱鬧間，因問道：「前面江水中遠遠的這座山是什麼地方？」二人道：「這是江州地方。這一座是金山，下向這一座是焦山。」邵元看去，果見兩山皆在水中。因又問道：「我們到東京可從這兩山過去？」二人道：「往常只在金山對過，到了廣陵，起早到東京。如今領了相公牌稟，卻是要走楚州起早。只這焦山下去，便到楚州不遠。」邵元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我今若不動手，到起早上了囚車，便就費力。」遂將酒勸二人。吃了半晌，此時日已西斜。見兩人俱有醉意，又見前後往來的船隻離得漸遠。因說道：「我實不知趣，一時要大便秘起來。煩二位同到後艙照管些。」二人只得開鎖，一個在前面牽著鐵索，一個在後面跟來。到了艙上，便左右立著。見他蹲了下去，恐是穢氣，各背轉看著江景。

邵元卻是有心，見他到了忘情之際，又見艙公只看著前面，突立起身，即飛起左右兩腿。說時遲那時快，早將兩個押差各翻筋

斗，「撲通」一聲，齊跌入江中。那艍公忽聽見水響，忙回過頭來。早被邵元趕近，舉起手上鐵肘，往腦袋上一劈，打得腦漿迸流，又一腳踢落水去。前面那水手看見，忙提木棍打來。邵元一腳踢開搶近，又一腳踢入水去。遂劈開鐵肘，要上岸逃奔。忽岸上一人趕來，跳入江中，在水面上掀波踏浪，一如平地般。大喝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容在此殺人，且拿去見官！」說罷跳上船來。邵元一時驚慌無措。只因這一驚慌，有分教：

偷得浮生一醉，卻逢前世冤家。